2026年11月27日 星期五
政务服务热线/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/6601234
责任编辑/李凤/美术编辑/曲通春

烟海e家客户端 大小新闻客户端 烟台日报

烟台的第一场雪

□长水

今年的第一场雪，比去年来得早。这场雪不算小，北部一带可达大雪量级，只是分布不均。

很多城市的冬天，来得悄无声息。风冷几日，雾重几层，就算入冬了。烟台不一样。这座被人叫作“雪窝”的海滨小城，入冬的仪式，从来都是一场雪。

别人冬天盼雪，烟台人是等着雪。好像一年到头，就等着这第一场落雪，把整座城市的季节，稳稳地换过来。

我以前不太懂，为什么单单烟台、威海这一带，冬天雪格外多。后来与本地人闲聊才知道：北边来的冷风掠过渤海，裹着海上湿气，遇上岸边丘陵，水汽落下来，就成了连绵不断的雪。当地人随口叫它“冷流雪”。听着普通，却是胶东独有的冬日景致。别处冬天干冷，烟台的冬却带着大海的湿润，连落雪都比别处温柔、绵密。

今年的初雪，来得不早不晚。

一开始很小，零零星星，飘得很散漫。不仔细看，几乎察觉不到。落在衣服上，转瞬就化，不留痕迹。街上行人照旧赶路，骑车的、散步的，没人特意驻足。烟台的雪，从来都是这样慢慢开场，好像大家都习惯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雪渐渐地密起来。

不是那种狂暴的大雪，轰轰烈烈地砸下来，而是细细密密的一片，一层一层地铺。风不大，雪就慢悠悠地飘。

我站在路边看了很久。

很多人喜欢说“瑞雪兆丰年”。以前听多了，觉得是老话套话。在烟台看过几场冬雪后才慢慢觉得，老话不是凭空说出来的。

雪窝之地，雪多，雪勤，雪稳。一年到头的风雨奔波，到了冬天，被一场雪轻轻盖住。土地凉下来，尘埃压下去，人心也跟着沉下来。所谓丰年，未必是多么宏大的期许，更像是一种朴素的安稳。冬天雪落得踏实，来年过得稳妥。

烟台人对雪，是有感情的。

别处下雪，人人新奇，忙着拍照打卡；烟台人见雪，是平常心。路上的环卫工人早早出动，慢慢清雪铺沙，不急不躁。小店老板站在门口，抬头看一眼落雪，继续收拾店面。放学的孩子倒是欢喜，伸手接雪，踩路边的积雪，笑声清亮。大人多半只是叮嘱一句：慢点走，别滑倒。

不惊喜，不张扬，也不抗拒。这座城年年被雪浸润，早就和冬天、和落雪，相处得很平和。

我沿着街边慢慢走。路面微湿，有些角落已经积起薄薄一层白。绿化带的灌木、低矮的树枝，慢慢被雪裹住。海边吹来的风依旧凉，却不刺骨。带着一点海水的湿润，混着雪的冷味，呼吸起来很舒服。

我在新疆生活了很多年，看惯了大漠风雪。来到烟台工作三年，年年冬天等候初雪。两地的雪，完全是两种模样，两种气质。

新疆的雪，是苍茫辽阔的。戈壁空旷，视野无边，大雪一落，天地尽数被白色覆盖，干净得彻底，也寂静得空旷。那种冷是干冷，凛冽、直白；落雪声势浩大，厚重、磅礴，带着西北大地独有的硬朗。

烟台的雪，是烟火里的雪。有街巷，有灯火，有人来人往。雪落在海边礁石上，落在老旧居民楼的窗台上，落在沿街的梧桐枝上，落在寻常人家的屋檐上。它不壮阔，没有大漠风雪的那种压迫感，而是格外温柔、细碎、绵长。

下着下着，远处的海岸线慢慢模糊了，海和天混在一处，白茫茫一片。城市的轮廓被雪轻轻晕开，棱角变得柔和。楼房、街巷、栏杆，此刻都蒙着一层薄薄的雪，看着温润许多。

人这一生，奔波太多，所求往往也不过如此。四季有序，冷暖如常，风雪来时，有处可安。

很多人赋予了第一场雪太多浪漫意义：告白、期许、圆满。我倒觉得，烟台的初雪没那么多刻意的诗意。它更像一场按时抵达的问候，告诉人们：一年快要收尾了，忙碌可以放缓，心绪可以沉淀。

老话讲“瑞雪兆丰年”，放在今天，未必是指望庄稼丰收，更多是普通人的心愿。一场干净的雪，洗去整年的浮躁和奔波，也让人停下来，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。

今年的烟台初雪，不算盛大。没有厚雪封城，没有漫天狂飙，就是安安静静地落了一会儿。多半雪花一落地便慢慢融化，融进土里，融进海风里。

可就是这样一场不张扬的雪，最贴合烟台的性子。不喧哗，不刻意，岁岁如期，默默滋养。

我想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烟台人从不嫌弃冬日雪多。每次看见雪落下来，就觉得城里的日子，好像被轻轻抚平了一些。风雪如期，四季不乱，日子就有了稳稳的盼头。

风雪有信，四季有期。这一场如约而至的初雪，就是雪窝烟台赠予人间最朴素的好运。

翠鱼水煮

□夏靖尧

下入冬第一场雪的那天中午，外面刮着很冷的大风。同事说天冷，喊我去吃水煮鱼。我跟店主闲聊了几句，得知店家是东坡故乡眉州人，于是我想起一段与眉州有关的旧事。

大概从2002年开始，因为离单位近，我和同事经常去道恕街小学南边那家名叫“添一家”的川菜馆吃饭。每次过去，老板娘都会给我们倒一壶茶，味道很特别。我问她这是什么茶，她说叫老鹰茶，是从四川老家带过来的。

我问她老家在哪，她说在四川眉州。我说那是苏东坡的老家，她笑着说，可不，真是老乡。

去的次数多了，慢慢熟起来。她的普通话讲得不太好，记下客人点的菜，就拖着长长的四川口音朝厨房喊：翠鱼水煮，一份。

翠鱼水煮，就是这家店的招牌菜。

2015年冬天，我们几个老朋友又聚在这里吃饭，跟老板娘开玩笑，建议她搞个广告语，就叫“我们只做一个菜”。没多大一会儿，满是辣椒和豆瓣酱香味的翠鱼水煮就端上了桌。外面天寒地冻，屋里热气腾腾，我们边吃边聊，老板娘时不时过来添碗米饭，送点泡菜，简单聊上两句，就又去招呼别的客人。

就这样，一年年过去，我们经常来这家店里吃饭。在来来往往的顾客里，我们算是老熟客。人就是这样，有一家合口味、装着回忆的小店，就总想去。

有时候不方便过来吃饭，朋友就向老板娘请教做菜的方法。老板娘毫不保留，耐心教她。就算自己在家也能做出来，大部分时间朋友还是愿意到店里吃。在朋友看来，来这儿吃饭不只是吃饱肚子，心里也舒服。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一会儿，晒晒太阳，歇一歇，人也精神不少。

丛先生也是老顾客。那时候我们饭量都大，点一份翠鱼水煮，每个人能吃两三碗米饭。一年四季，这里总会有我们的身影。这家小店，留下了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，还有青涩年代关于我们的豪气和青春、理想、抱负。

后来工作忙，我去的次数就少了，中间有两年一次都没去过。等再和朋友过来，以前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又回来了。

以前相熟的朋友，我差不多都带来这儿吃过翠鱼水煮。吃过的人，又会带自己的朋友过来。大家愿意来这里，一来是因为菜做得好吃，二来夫妻俩为人实在。到店里就像见老朋友，不会过分热情客套，让人觉得别扭。

我每次去，一般吃两碗米饭。第一碗老板娘总是盛得很高。要添饭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把自己手里的碗递过去，叫她直接盛在里面，不用再拿新碗，以免浪费餐具。她接过碗，只是笑一笑。

顾客想吃泡菜的话，她就走到北边窗户那个玻璃罐子边上，夹点腌好的大头菜、萝卜，再放上几根豆角。碟子不大，味道却很足。

我们从来没想过，这家小店会出事。

2016年11月初的一个傍晚，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“添一家”关门了，店里没人。我当时觉得奇怪，但没往坏处想，跟朋友说想吃就去旁边那家，是他们亲戚开的，味道差不多。

没想到店里真的出了大事。

那阵子我的一个老同学打算开砂锅店，到处找门面，看到这家店贴着“转让”字样，就过去看房。我知道后很意外，好好的店怎么要转让？

我赶紧打电话问老板娘，才知道10月的一天傍晚，她丈夫突然发病倒下，送到医院查出来是脑出血，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十多天，一直昏迷不醒，医生劝他们放弃治疗。躺在病床上的他说不了话也动不了，却流下了眼泪。不知道是不甘心命运，还是放不下老婆孩子。

后来我们见了一面。老板娘已经没了往日的样子，眼睛红红的。我劝她多保重身体，也跟我同学说，人家现在难处大，能帮就尽量帮一把。同学就没有还价，打算接下这个店。可惜后来同学的爱人想做别的生意，这事就黄了，同学也很抱歉。

那几天，我心里总惦记着他们。一天早上，我发短信问她男人情况怎么样。她回过来几个字：他走了。

我心里很难受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。

夫妻俩在烟台生活了很多年，早就把这里当成了家。之前过完春节从四川回来，我问过老板娘以后会不会回老家，她说在烟台住习惯了，不打算搬回去，只是家里还有老人，得经常回去看看。

生活本来都顺着他们的想法好好过着，可世事难料。快要下雪、树叶到处飘落的时候，这个在烟台生活了将近20年的四川人，就这样走了。对这座城市来说，他的离开悄无声息；可对老板娘来讲，如同天塌下来一样。

人世辗转浮沉，谁都无从知晓明天会迎来怎样的怅惘和悲凄，可日子总要继续向前。

记得那天正好是11月8日记者节。清早我把消息告诉丛先生，他说，你把这件事写下来吧。于是我一气呵成，敲下这些点滴往事，纪念逝去的他，也纪念那些年，我们在小店共度的悠悠时光。

人已远去，只剩“添一家”门前的梧桐树，依旧静静伫立。

我想跟老板娘说，这个世界，不过是个寄居的旅店，将来都是要换个世界重逢的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从2016年到现在，一晃十年就过去了。

罗山初雪

□紫苏筱筱

初雪翩然，天地安静了下来。

不是那种万籁俱寂的静，而是一种被轻轻擦拭过的清透。山还是那座山，树还是那些树，可一夜之间，所有的颜色都沉了下去，所有的轮廓都浮了上来。罗山，像一幅刚刚落笔的宋人小品，留白尚新，墨色未干。

罗山的初雪，薄而不掩山骨。她不铺天盖地，也不落地即化，只薄薄一层，贴着山势铺展。岩石的纹理还在，松枝的筋骨还在，坡地起伏的轮廓也还在。雪不是覆盖，而是勾勒，用最淡的笔触，把罗山原本的轮廓重新描了一遍。远望过去，山腰白得柔和，山脊青灰分明，近处又藏着几簇依然热烈的枫红。白中有褐，褐里透红，红上映着细碎雪光，层次便这样一层层地渲染开来。

罗山的初雪，携雨微润，润而不湿。它不像隆冬的雪那样干散，也不像冻雨那样硬寒。它轻轻盈盈地飘落山间，落在松针上，落在柿枝上，也落在祥光寺青黛色的瓦檐上。雪与雨在这里并不分明，像从同一缕云里落下，把山色洗得清润，把冬意写得温柔。

罗山的初雪，是虚实相生的。她隐在松梅之间，风从林间穿过，枝头的雪屑簌簌落下，空气里有松针的清气，清冽里带着一点微甜，仿佛松脂被寒雪唤醒。山径上的雪更薄，踩上去几乎没有声响。再往梅林深处走，去岁的雪梅浮现眼前。松茂梅疏，松香为实，梅韵为虚。此时的梅花尚未开放，但那股清寒幽芳，早已把平仄嵌入初雪的韵脚里了。松梅映雪之间，亦赋罗山以无限风骨。

罗山的初雪，枯荣冷暖懂留白。她从不急着把秋意燃尽，你看，山坳里还留着簇簇红叶，枝头还挂着红透的柿子，山谷里还藏着青青黄黄的草色。雪来了，却不急于宣布冬天的到来。季节流转，秋与冬交替，红与白、枯与润、冷与暖，在同一座山上相遇，清冷中潜藏着一抹暖红。那一点红，是秋天留给冬天的信诺；那一层白，是冬天写给秋天的清冷。

罗山的初雪，来得轻去得也快。她总是点到为止，从不拖沓，不像暮冬覆雪那样厚重，也不像高原积雪那般经年难化。只等阳光一出来，她便悄然离场，只在岩缝里、崖壁下留几许残白。她像一个轻轻的问候，来了，又走了，只在罗山的眉间，落下一个轻轻的香吻，却把罗山最清透的一面，留在了每个人的心上。

你看，罗山的雪就是这样，像一个冷美人，美得寂静，美得淡然。她从不喧哗，也不浓烈，更不急于把世界涂成一片洁白，只是薄薄地落下来，把山的筋骨衬托出来，把秋的余韵挽留下来，淡淡一笔，把冬的清寒皴染出来。这样美的初雪，只属于罗山。

又逢新冬，初雪又至，罗山就这样美成了诗。这首诗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也没有工整的对仗，她只淡淡地写在薄雪轻柔的山脊上，写在柿树披霜的枝头上，写在祥光寺梵音袅袅的黛瓦上，也写在了我爱她的心上。

世间的雪，千千万万，或写壮阔，或写苍茫。而罗山的雪，写薄念，写留白，写清润，写虚实，写秋与冬之间那一抹过渡的微寒。游人为之驻足，诗人为之凝眸，画家为之挥毫，摄影师为之定焦。

我爱这罗山的初雪，也爱这初雪的罗山，薄而有骨，润而有度，来亦有情，去而有意。她不是冬的宣言，而是秋的回信，以山为印，以雪为笺……

真的不慌

□阿列克

乌云涂暗了骄阳，
催落润物的琼浆。

浪涛揉碎了晚霞，
散作夜空的星光。

寒风封冻了河流，
编织岸柳的银装。

岁月霜染了黑发，
捧出回甘的佳酿。

一张旧车票

□康勤修

我的书柜抽屉里
存放着一张泛黄的旧车票
尽管时光匆匆而过
尽管故乡物是人非
但车票上留存的温暖记忆
始终未曾消散掉

哦，泛黄的旧车票
你的分量可不轻
你一边系着故土的根
你一边连着生活的城
你曾替我编织着一个游子
漂泊的魂与梦

回家的路需要慢慢走
每当思乡情涌上心头
我总是情不自禁地
在心底凝望那张旧车票
那里是故乡的坐标
那里有我生命的印记
尽管我手中攥着的
只是一张回不到从前的旧车票
我早已泪流满面

雪花

□林启东

雪花飘过
羽衣在灯下起舞
化作天上的流萤
俯身和你相应

你是我的新贵
和我的眼睛萍水相逢
你的舞姿填满了昨日星辰
挡住了余生归家的路

你是我今生的唯美
夜又把相思揉碎
村外等你回家的小河
今夜也为你披上了
全新的灵魂

落叶

□郁蔚

我在树下行走
干枯的落叶悠然而下

我清晰地听到
落叶掷地有声
显然，它要报告
落地成土来年更护花

人间天堂

□张道桢

福山
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
那明净的门楼水库
装满了人们的喜悦
如诗如画的风景
令多少人魂牵梦绕

那跳跃的水花
拍打着人们的惊喜
偶尔在水边小酌几杯
开心地前仰后合
满眼都是秀丽的景色
这正是
只要童心在
夕阳每天红



本报地址：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：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：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：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：23-4020 广告许可证：鲁工商广字08-002 ■报价全年540元